



北醫人的再出發

憎受到憎回報則增強，
但反之能够被愛打消；
惟愛所徹底戰勝的憎轉化為愛，
這種愛比先前沒有憎的愛更大。

——史賓諾沙

人活在世界上，會有衆多的需求與慾望去驅策他行動。然而不論他的需求與慾望是麵包、性、汽車、洋房乃至於成大功立大業，追求人類永久的和平，基本上他們都是朝著一個他們認為比較好的方向去走。在低層次的行為中我們狹義地稱之為「慾望」，在高層次的行為中則謂之「理想」。慾望是可能即刻獲得滿足的——只要人類不顧一切；而理想則需要靠意志——夢想加上思考與計畫所得的結果。

就是這一點求得更好的天性，人類終能從萬物之中獨立出來，產生獨特完整的自我意識，並有能力賦予生活各種不同層次的意義。我們觀看圍繞在我們四週的精緻文明，無一非先人們在種種現實困境下所激發出來的創造力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成果。若果我們的老祖宗畏服天意的安排，則今日我們仍在野地茹毛飲血亦未可知；若果愛迪生不從事他最後一次電燈試驗，則我們今日仍在煤油燈世紀亦未可知；若果孫中山先生不做第十一次的革命，則我們今日仍活在可厭的專制政體下亦未可知。就在這一切未可知數之中，人類憑著一股赤子之心，終能為個人、為國家、為世界開拓新紀元。

從人文主義的觀點來看，人追求理想，姑不論其成敗，它本身就代表一個存在意義。成功了固可促進進步，失敗了也不代表全盤皆輸，它的意義實在存在於他的行動之中，人在這個追求過程中完成了自我。人生活在這無窮盡時空之中，自然是極其渺小而一時看不出他的意義何在？但是由於他對於現實的不妥協，由於他這一點點擇善固執，使他在努力中體認到本身的存在意義，使他提昇到與自然平等的地位，而自然卻仍懵懂不知，這就是人的偉大之處。我們對於悲劇英雄自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激之情，就是源於這種體認的流露。人在一無所有之中建立起尊嚴。這就可以明瞭儒家為什麼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樂於談論人類與禽獸之分野而得以沾沾

自喜的原因了。因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人如果固持他的理想，為他的理想奮鬥，則他活得莊嚴而高貴，此外他還是一個可愛而熱情的人兒。如果人一味屈就現實，隨著現實的忿忿而過活，則他不過像蜉蝣一般瞬息而卑微地度過他的一生。

如果我們是以如此嚴肅的態度去面對我們的生活，那麼北醫人的生活如何呢？杜威說：「教育即生活」，如果杜威的話正確，那麼北醫很榮幸的正可以提供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如此的教育環境之下，自然會有如此的北醫人生活。北醫人的生活據外界人士說法與校內開明人士的自我檢討是：封閉、冷漠、士氣低落、現實、功利主義、自私、個人主義以及其它大大小小類似字眼，身為北醫人不能不為這種說法感到痛心，北醫人真沒有光明道德的一面嗎？自然是有的，只是被一股黑暗勢力蓋過去了。北醫人的冷漠是源之於對事物的無力感所產生的一種逃避，一種自我放逐的心態，這種心態造成的心靈枯竭阻止了他們去關心，接受並參予外界的各種事物，一切都變得無所謂。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並不意味著不顧一切的去幹任何事情的意思，而是一切都不做，只用一雙空洞的眼神望著這個世界。北醫對他來講只不過旅途中的一站，只要他付了住宿費，自然就是兩不相欠了。這樣的一個人自然不會有任何理想的存在，理想對他們來講只是一種奢侈品，他微弱的體質不足以擔負它，自然也不會有任何的關懷與付出。冷漠感的最大害處是造成整個校園氣氛的陰沉機械化，沒有多少人文的味道存在，這是最令人驚心的地方。北醫的 congenital anomaly 加上 acquired malnutrition 令北醫人產生一種強烈的自我保護傾向，這種傾向表現在外就是現實、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個人主義造就了許多特立獨行的人物，也許他們是自由的，但是他們也必須忍受孤獨的夢魘；他們也許有幻想，但沒有理想，而幻想只是用來麻醉自己，在這空蕩蕩的荒原中只有孤獨才能使他們確定自己的存在。功利主義者在理想破滅之時亦同時誕生，懷著不安與狂熱，他們熱衷於每一件事物的利益，抓住每一個可逞之機，唯恐失去契機而落伍淘汰；無機可逞的人則落為犬儒主義、懷疑主義與酸葡萄主義者，並且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為自己的「權利」大聲呼籲的機會。如果是真正的權利當然應該爭取，可是如果是旁門左道，難道我們不應該有自己的尊嚴與自持嗎？難道我們將來不是要成為一個仁心仁術的醫護人員嗎？（很遺憾的有些人並沒有這樣的體認，在他們看來這是兩碼子事，不相干的。）但為了現實的利益，他們可以拋棄原有的理想與尊嚴，而且，似乎無須經過什麼掙扎。

不可否認的，北醫人在逆境之中，自有其堅韌的一面；在種種波折之下，自有其奮發圖強、屢敗屢戰的意志。但這種歷盡滄桑的追求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造成其人格上的傷害，北醫人的警覺與細心，使他能夠在他人之前洞知環境的情勢，這是由經驗中所獲得的第二天性，但同時也有一種偏狹的意識存在其心中，使他的言行之間流露出市儈的氣息——缺乏恢宏氣度與達觀的心胸，任何事物他都會往最險惡的方向去思考。這種思考方式令他對任何事採取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時常造成對立，不諒解甚至仇恨的產生。仇恨的心態常使本可藉由溝通而化解之問題惡化、醜化；這種思考方式亦造成是非黑白的不易辨明，真理無以顯現的情形。不信任事物，使他們易於抱怨。抱怨形成北醫人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抱怨令他們內心的不滿得到暫時的發洩，抱怨令他們感到同學之間的親近，只有在抱怨的時候北醫人才是真正團結在一起，這真是北醫人文化上的一大特色。抱怨令北醫人顯得焦躁輕浮、玩世不恭。抱怨的另一個形式是嘲諷，也許這更能代表北醫人的特色，一個高明的嘲諷需有極高的智力與冷酷的

本質，北醫人在這兩方面都是非常特出的，嘲諷的能力在學生之間是一條不成文的衡量智力的標準。北醫人永遠不知道厚道有何價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種話對北醫人而言是太不切實際了、太空泛了，重要的是如何爭一席生存之地。

在理想的不可幻得之下，原始的本能自然不可遏抑的流瀉出來。北醫人當他脫去外表的冷漠之後，對於事物有一種原始的狂熱存在，當碰觸到敏感問題時，經常以一種張牙舞爪的姿態出現，極似二十世紀初期狂熱的社會主義黨人，所不同的是不像他們有改革的抱負，北醫人只是保護自己的權益不受剝奪。北醫裏沒有一個權威偶像可讓學生去景仰模仿，並融和各種遠見，亦從來沒有一個莊嚴的傳統可資遵循依賴。所以北醫人甚少榮譽感的存在，北醫裏只有個人的光榮，沒有整體的光榮。杜斯托也夫斯基在他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裏由一位無神論者口中說出：「如果上帝是不存在的，那麼一切部是可被允許的。」北醫人就像是一個喪失了上帝的基督徒，結果是他又走進另一個極端中。也許有人會說：這都是環境迫使我們如此去思考、去行為的，我們事實上是受害者。這正是理想幻滅之後的說辭，如果我們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人有自由選擇的意志，我們如何能拋棄自己原先對自己的期許呢？人在這天地間不求得一身立命之地，如何能獲得生命的意義呢？現今極端的專業技術化結果剝奪了個人的完整性，而北醫人自我保護的傾向使這種極化更加嚴重，北醫人的世界更小。事實上我們對這個世界越去觀察、越能發現在喧囂之外亦另有天地存在，這個世界亦不如我們在認知記憶中那麼小。北醫實應多多去吸取新鮮空氣，接受日光照射，讓我們蒼白面頰上能有一點血色出現。

即使北醫冷漠、功利的氣氛下，依然有一群人生活在新鮮的空氣及朝陽中，他們從未忘了自己進入大學中，想學些什麼？想做些什麼？他們可以不問學校給我什麼？而只問我給了學校什麼。他們執著自己的理想，在這個沒有傳統可循的學校裏，努力耕耘、實驗，希望為一個班級，一個社團建立起優良的傳統，使這個傳統延續下去，成為未來北醫人遵循的目標。他們也許失去了一些現實的利益，但是他們所得到的卻是實現理想過程中所得的經驗及理想實現後的欣喜，這使他們長遠的人生歷程中，更往前跨進了一大步。沒有一個北醫人是從心底裏發出的冷漠，讓我們一起來深思這個問題：我們是否要永遠失去我們的率真天性呢？

環顧我們所處的世界，總有一股信心自內心發出，時時提醒我們：理想是永遠的，現實的利益是短暫的。我們可以暫時屈就現實世界，但是永遠不要向現實低頭，而忘記自己的理想、抱負。悲觀的人認為，學校的問題是我們現階段心理上的一大包袱，他無法抹去這層陰影，乾脆如駝鳥般，將自己埋首沙中，以現實利益為重，再也不記得當年也曾意氣風發，熱血沸騰的立下一番宏願；樂觀的人卻了解到學校的行政單位並不等於學校，學生才是學校的主體。因此，他從來不會忘記自己的責任及理想，他期望以自己的理念來帶動這個沈寂已久的學校，這才是我們所樂見的北醫人。

沒有一個夢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在實現的過程中，有著太多的障礙存在，而最大的障礙就在自我。只要你能壓抑住想向現實慾望投降的原我，把持住自我的原則，那麼你要昇華到實踐理想的超我，絕對不會受到任何外物環境的影響。這也正是我們反覆強調北醫人的不健全心態的理由。希望在你看完這篇文章後，能自我期許，趕快找回率真天性，立刻來關心這個學校、班級，馬上加入你所喜歡的社團吧！

漫談輔導

袁懷璧



承蒙北青總編堅邀，要我在北青寫一篇有關輔導的文章，婉拒不得，只有從命。我雖曾有一段時間，擔任過義務性的輔導工作，也帶領過實務團體、成長團體；但近幾年來，由於本身工作兼求學計劃的大轉變，也有好一段時間不會再接觸輔導工作。因此，在這篇文章裡，我只能就我個人印象所及，概略的介紹輔導的工作性質，略抒個人的觀感。

我是在民國六十七年初，在台大復健系館佈告欄上發現招收義務張老師貯備訓練的告示，一時好奇而報名參加，從此與輔導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在為期近半年的訓練過程中，經過無數的關卡與考驗，終於在六十七年的九月由當時仍是救國團主任的宋時選先生手中，接過第一張聘書

，而成為義務張老師中的一員，正式加入了輔導的工作行列。從此，持續了二年多的時間，每週兩次固定的值班時間中，我不但接觸到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也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這些當初的工作伙伴們，在當時固然常常在工作之餘，交換彼此心得、彼此討論、互相支持。即使若干年之後，大家都離開張老師機構之後，仍能保持聯絡，成為一生真正知心的朋友。也許輔導專業對輔導員的標準有其特殊的要求，因此輔導員彼此之間很容易相處，也很容易找到臭味相投的朋友。我和我先生就是因為同在一个班而認識的，這也是我當時誤撞入輔導界時始料所不及的。除此之外，在值班時間裡，經由函件、電話、晤談，使我認識到許多我不曾接觸過的問題，有青少年問題